

齊家之要

定國本

廢奪之失宜監

大學衍義

卷四十二下

齊姜太子母

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

胙祭之酒肉公

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

毒酒經宿轉敗而經

六日明公之感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斃與小臣小臣

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曲公殺

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勸之自辯君必辨焉

以六日之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

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勸之出奔太子曰君

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

月溢於新城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書晉侯惡用  
讒書春從告

臣按晉獻公用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蓋將私其子也及公薨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姬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而徒以滋晉之亂蓋易五君二十餘年而後定然則國本其可以輕搖哉

漢高祖十年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為趙王常留

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吕后年長常留守益䟽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吕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十二年十一月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

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  
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  
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  
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吕后與陛  
下政苦食淡其可肯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  
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帝曰公罷矣吾  
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  
振動柰何以天下為戲乎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

吕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  
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劫良曰君  
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  
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  
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  
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  
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  
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  
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

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宮建成侯所上從破布歸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叔孫太傅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

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是年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令求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召趙王至長安

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醪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

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燂耳飲瘖藥  
使居廁中命曰人梟

程頤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自牖言自通明  
之處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  
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  
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告  
之求信則易也自古能諫君者未有不因  
其所明者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  
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

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  
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  
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  
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其言之  
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  
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胡寅曰張良招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  
桓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  
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

此是良爲子結黨以拒父是蓋未知聖人  
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正天下  
之美也

隋文帝受周禪以太子勇爲皇太子開皇二  
十年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  
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  
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戒  
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  
爲儲后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

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後遇  
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間朝  
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  
禮也太宰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  
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  
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  
待之可乎因下詔傳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  
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  
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狐后意有他故其責

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子儼等數人后  
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  
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  
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  
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  
蕭妃迎門接引爲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  
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  
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絲給  
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

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爲不好聲色還宮以語  
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  
子廣爲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  
地流涕后亦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  
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欲加屠陷  
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鳩毒遇於桎杻后忿然  
自是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  
述素善問計於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四海  
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

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為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噐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

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求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

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托  
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  
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  
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  
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  
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  
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  
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他伐謂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與阿雲

所以益憐阿嬖嬖小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  
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使素贊上廢  
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上知勇不自  
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假  
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  
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  
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  
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  
上遂踈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置候人

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  
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  
去之太史令素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  
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晉王  
廣又令叔員王府軍事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  
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  
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  
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  
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

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  
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  
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  
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  
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  
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今我每  
還京師嚴備伏衛如入敵國豈非爾輩欲害  
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  
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

臣素乃顯言之云云上曰此兒不堪承嗣矣  
矣皇后常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  
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我雖德慙堯舜終  
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  
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  
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  
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云云上泫然曰誰非  
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  
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

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  
其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  
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  
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  
局貯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爲恠以問姬威威  
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  
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  
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  
豈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

翫似加瑣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官  
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  
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  
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  
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  
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爲庶人  
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鑒戒幸  
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旣而舞蹈  
而去左右莫不閔默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

東宮無節數進其竒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  
子裴政屢諫勇不聽唐令則爲勇所昵狎每  
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  
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  
哉令則慙而不能改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  
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  
令輔導殿下不令爲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  
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正劉行  
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

琴歌斌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  
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  
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  
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  
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  
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  
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  
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  
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邇使陛下擇正人

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  
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  
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此乃陛下之過非  
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土慘然良久  
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  
二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  
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  
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  
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踈棄也自古國家

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恩無貽後悔上不悅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帝因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異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廣立是為煬帝遂以

隋亡

臣按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

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也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之天資中人耳使帝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為令德而廣則大賊也方其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為奪嫡之計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彌工而傾擠者彌巧觀廣之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而述之輸貨於楊約以自通於楊素者其安排右置一如戰國縱橫之徒

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所謂罪戾者  
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  
不知所謂善美者出於諸人闐闐之口也  
而其實安在哉帝至是如聾如瞶不復能  
自辨是非而一廢一立祇以爲楊素等鬻  
賣之地耳不知平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  
邪廣旣升儲又以勇付於其手迨其垂沒  
乃始知廣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言則徒  
以殺其身而已矣事親通鑑吁後之人主

其於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唐玄宗開元末武惠妃譖太子瑛於上曰太

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

惠妃子壽王瑁也

亦指斥

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

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信驪姬

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

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

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

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

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惠妃密使  
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言太子瑛廢則  
壽王瑁必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  
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太  
子得無動九齡既貶又有譖太子瑛鄂王瑤  
光王琚異謀者上召宰相問之李林甫對曰  
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使宦  
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為庶人尋賜死太  
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立壽王瑁上以忠王

璵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  
餘不決自念春秋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  
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問  
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  
曰豈非以郎君未定邪但推長而立誰敢爭  
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立璵為太子餘已見前

姦臣篇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  
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

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於仇讎  
置相可不慎哉

大曆十四年代宗年號德宗即位立宣王誦為皇  
太子

貞元三年初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  
升公主不謹詹事李昇等出入主第主女為  
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主  
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  
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

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  
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曰卿不愛家  
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  
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  
云吾獨任汝宰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  
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  
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  
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  
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

大學衍義 卷之四十一  
覆家者上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  
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  
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  
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  
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  
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  
魏王泰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  
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它矣若果有其迹  
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鞠其左右

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  
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  
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  
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  
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  
表非有蠶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  
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  
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乎  
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

大學衍義卷之六十一  
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彘使揚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

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吾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當皆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

大學初學記 卷之三  
矣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  
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詔  
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太子後立  
是為順宗

臣按自古輕廢儲貳未有不由宰相之非  
人者故里克成謀申生縊楊素懷姦子勇  
囚林甫趨利瑛瑊戮而子瑛之得未廢者  
以九齡舒王之不得奪嫡者以李泌然則  
為國者其可無忠賢之相哉觀泌告德宗

之言忠誠懇篤宜其卒能感悟也後之為  
相者不幸而遇此要當以泌為法

以上論廢奪之失宜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

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二



卷之二